



98
4997
20



4997
20

三國志目錄下

吳書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三國志 吳書目錄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寄
氏贈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士燮 子徽

燮第壹

蒯

壹子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第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第子奮 休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承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峻 裴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瑩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潘璋

丁奉

徐盛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卷第十二

虞翻

子汜

忠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

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周魴

卷第十六

潘濬

陸凱

陸胤

卷第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第十八

吳範

劉惔

趙達

卷第十九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賚

孫綝

濮陽興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于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

夢勝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主也

識

擊海賊起

破句章賊

臧旻

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佐三縣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于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太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

三國志
卷之七
二
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肉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

皇甫嵩
朱儁
擊黃巾賊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倍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

創少愈、乃復出戰、

汝穎賊因追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

不死於卓
得生歿所

而君陳之何也。儁曰：「鄙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詐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張溫歿

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

破長沙賊

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
取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
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
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
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越境討賊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
誅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
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

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曰
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
誅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答從吾言朝廷
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

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 吳錄曰
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
舉兵欲誅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

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
堅說敵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
襲敵敵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
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請使君更
乞資直耳敵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
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敵見堅驚曰兵自
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敵
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敵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北土南開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
若

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
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
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
咨遂不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請堅酒酣長沙主簿入
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
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
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
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悚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

晏然安在

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
巫醫禱祝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
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請營省
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拔劍罵咨遂執斬
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袁術表堅
討卓

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
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
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
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
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

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
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
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
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太督護呂布爲
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
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
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
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
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

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
 便夜進軍城中守備其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
 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弃甲
 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
 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漚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
 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蒼之車騎爭
 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因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
 蒼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

智

祖茂

破卓軍

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
 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
 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

釋疑急著

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
 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
 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潛潤之言還相嫌
 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
 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

重深思之

術踞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維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嘗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

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長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

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弃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卦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司目爲所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疆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

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

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大
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
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
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
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
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
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
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摠其說乎應氏漢宮皇
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

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
彰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
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
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
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
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
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
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
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
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擲堅之

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壘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壘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于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壘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訖引軍還任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

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區被害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孫賁 孫策 孫權 孫翊 孫匡 孫朗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周瑜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

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教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吳景 呂範 孫河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與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張紘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左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

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
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
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
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耻爲朝廷外藩君以爲
何如紘答曰旣素空爰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
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
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
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
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
志言乃答曰筮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

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
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
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柏文豈徒外藩而
已哉左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
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
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
筮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
婚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
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

還父兵

馬日磾

張勳

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亦試策亦愛策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楊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

懷義校尉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

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

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

叛英雄語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

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誤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

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嘗

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

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又誤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

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

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

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

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

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

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

定江東

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詐之

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於寇將軍兵賂千餘騎數千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渡江一助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賊

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策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千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

破劉繇

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姪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奔軍逃遁諸郡守皆損城郭奔走

整肅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鬼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藁及至軍士奉命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請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

替後

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破嚴白虎等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

吳母義孫
氏諸子皆
不俗其有
以夫

許昭
程普

策母吳氏曰晨與故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
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
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
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
與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
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
立死與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
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
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專見後

孫輔
朱治
張昭
秦松
陳端

絕袁術

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楊太
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
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
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
諛詐拜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
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

三國志

孫破虜

二

三五九

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怙然北幽劉繇波力江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秦弓戢戈也今備孫

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管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藉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桀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竟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所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

三國志 卷之六 孫破虜

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取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九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所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

成之盛自受且與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彤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飾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

此書亦有
繁弱處

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
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
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先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
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
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
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
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
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
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
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
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
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
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
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
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
東將軍領徐州牧温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
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
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

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黠歛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

徐逸

破陳瑀

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入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固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在堂構之鄙以忝折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

三國志 卷之八
儒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
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臣松之案本
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
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
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
此爲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
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
將軍改封吳侯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
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

降張勳

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
東策勳勳攻取之勳旣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
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
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
術從弟胤女壻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
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
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備告糴於豫章
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使將備就海昏上繚使
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備備往歷月纔得數

李術

千斛借乃報勲具說形狀使勲來襲取之勲得借
書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勲子
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勲輕身詣海
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勲自與
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
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勲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
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
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勲勲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
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
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

破黃祖

千人助勲策復就攻大破勲勲與偕北歸曹公就
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
只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
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
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
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
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
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
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
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

韓當

黃蓋

勢更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進志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諱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袁術左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

并江東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獍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意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本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

陸昭

高岱

盛憲
出謙

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
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始岱以為然及與論
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
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
收衆心遂殺之岱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
財貴義其友士拔竒取於昧顯所友入人皆世之
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詠舉孝廉許貢來領郡
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
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
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

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
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魁
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
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
驥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
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
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
三十餘 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
東友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
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

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由漆畫之各為仙人鑠趨
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
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
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獲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
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
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管南
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
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
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

項與作用
英雄不能
辨也

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
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
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
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
百年年在耄慎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
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
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
相王之夢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
有勝負案夏戾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

孫敬唐

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
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
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太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
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
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
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
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
如、千古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
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
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

偽

入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
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赤而合、比至日
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
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
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
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策攻言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
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
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

吳書一 孫破虜

天

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
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
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
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
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還若放於外必作世
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
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
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
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

之未嘗見汝策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
便舉弓射策中策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
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
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
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
且深險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
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
見况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
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

三國志 卷之六 孫吳 孫吳 孫吳
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
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
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
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悉殺，在五年柳城之役。
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
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詭記述，若斯何其踈哉。
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氣未反，
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擬？
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
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師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

所餘山越，益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
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
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
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
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
歸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
稱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
焉。

三國志 卷之六 孫吳 孫吳 孫吳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左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
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權，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

日舉江東之衆夾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
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王夜
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
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
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 搜神記曰策
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在右意深惡之頗
有失常後治創左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
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呼創皆崩裂須臾而
死

史記此辭
陋語不錄
為是

孫紹

孫奉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予紹為吳侯後改
封上虞侯紹卒予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
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
中曷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
兆也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
也自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
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于既往違
情本之至寔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

勸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滄霧之
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
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
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
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
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爭則
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于未兆慮難于將來壯哉
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
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相田市之難
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

賤殊邈然後國無凌肆之責後嗣罔情忌之嫌羣
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于情雖違于事
雖儉至于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
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三國志

--	--	--

